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 第六十七回 碎石台冤魂出世 看雪屏偉物招殃

素臣怕扯破衣領，一手去按住那人手腕，一手接住那人拳頭道：「有話好說，怎便動粗？」那人兩手被素臣攥住，施展不得，嘴裡罵著：「瞎眼的死囚，……」一個頭靠打來，素臣側頭避過。那人復用膝向素臣後肋磕來，素臣更耐不住，放出神力，攥緊那人兩手，往前一甩。這人便從素臣頭上，平空直用過來，撲通一交，仰跌在地，才知道是一個道士。素臣放手道：「我與你素不認識，無緣無故，怎便打我？」那道士慌忙爬起，趕到房裡，敲起鑼來。廟內早跑出四五個道士，來打素臣。素臣隨手架隔，碰著便跌，不得近身。眾道士回身去尋器械，素臣怕打出事來，拔步出堂。剛走到第二重院子裡，只見外面莊農，有數十人，拿著釘耙鋤頭，鐵鍬扁擔，蜂擁而進。裡邊五七個道士，各執刀槍棍棒，追趕出來。素臣心生一計，把院裡橫著一條石凳，掄在手中亂舞，指著一架石台，說道：「休要送死！摸量著你們頭腦肩背，有這石台結實嗎？」用力一拳，把石台打做兩段，擊下碎石，連片合片的直爆開來。嚇得內外諸人，面面廝覷，不敢向前。那敲鑼道士，已提著兩把刀，奔將出來，罵道：「瞎眼死囚！新粉牆壁，塗壞我的，還敢行兇！須知我葉自法的神刀，是鬼見愁嗎？」那知剛到院中，驀然倒地，口吐白沫，不省人事。眾人圍攏吶喊：「打死人了！」外面廟鄰，陸續趕到，共有百十餘人，擠滿院中，都叫：「休走了野蠻，要報官償命！」素臣驚訝：怎一甩就致於死？著急非常，正待分說。只見自法直坐起來道：「我是小成哥，被這道士騙進廟來，入了我的屁股，還把我的心挖掉了，把我埋在石台下，把符咒禁著，不許我出頭！」說罷，把十指連連拗折，血淋淋的斷下幾個指頭來。素臣好生駭異。人叢中擠出幾個人來，哭道：「你真是小成哥嗎？你屍首真個在石台底下嗎？」那自法睜眼一看，哭道：「我爹呀！我叔呀！我哥呀！我死得好苦，我屍首現在石台底下，我要這道士償命的呀！」那幾個人便跪在地下，哭道：「各位高鄰，要替我小成哥伸冤！」那些村農都道：「若果有屍首，怕這道士不償命！我們受他荼毒夠了，有個不替你伸冤的嗎？只休走了賊道！」大家上前擒捉，把七個道士，兩個火工，都拿下了；因人多擠住，不曾走去一個。眾人一面起屍首，只見自法自己推搦，又變作女人聲口道：「我是馬成天媳婦，我被這道士騙進廟來奸污了，還把我胎取了去，把我屍首埋在這石台下，用符咒禁住；不是打碎了石台，永世不得出頭！」指著一個道：「你不是三伯伯？」又指著一個道：「你不是三姑夫嗎？你快給我家，來替我討命！」說罷，也把指頭拗折，拈拈括括，把五個手指都拗斷了，血淋滿手。登時人叢中，擠出幾個人來，是這女鬼的父親、兄弟、丈夫、小叔，哭嚷做一片。眾人發聲喊，把自法捆起。一個總甲，跑得滿頭臭汗，擠將進來，眾人擁著告訴。總甲道：「且發起石台，見過屍首，才好去報官！」眾人便來揪那石台，那台雖斷做兩截，尚有千斤之重；眾人揪掘，好不費力！素臣急要看個下落，因分開眾人上前，一揭一塊，把兩塊石台，輕輕揭起，總甲失驚道：「這算命先生，怎有這般神力？」眾人把相打敲鑼之事，告訴總甲說：「我們還瞎幫這賊道哩，豈知全虧先生打斷石台，馬瘦子、小成哥冤魂才得出世。」

一面說著，一面將浮土撥開，見兩個屍骸並不腐爛，顏色如生，大家都認得，一個是馬成天媳婦，一個是袁家的小成哥。兩家眷屬嚎啕痛哭，家中婦女，也一齊趕來，圍著哭泣。總甲道：「這是千真萬真的事了！你們屍親快些出狀，這先生就是干證，我也要寫報呈去了。」素臣著急道：「我是過路之人，不能耽擱！這事萬耳萬目，道士自己供招，現在起出屍首，何用干證？若說干證，在場之人，那一個不是證見，何苦要拖累我呢！」因用手把眾人一分，直走出來。

眾人七跌八撞，叫喊痛，沒一個敢來攔阻。總甲看著光景，知道阻他不住，這事也實在用不著干證，因亂著報官去了。素臣慌忙趕回，船家已自等得不耐煩，一等上船，便抽去跳板，撐開船頭，扯起風篷，順流而去。一面埋怨道：「有你這先生，這樣順風，耽擱著一船的人，若不是你徒弟苦苦求告，勞你趕到南京的了！」素臣道：「上岸時因是逆風，故到廟裡一看，那知碰出奇怪事來，以致耽擱。」

因把附魂起屍之事說知，瞞起自己打碎石台情節。

眾人俱驚訝不已。有的道：「怕未必有此事。」有的道：「冤鬼附魂，古今常有之事，只沒看見罷了。」有的道：「你這先生若早說些，就大家上去看看，詎得耽擱半日。」有的道：「我們到南京，只消一兩日，這事就傳來了。」有的道：「這事若真，南京人還刻起來，敲著小鑼，滿街叫賣哩。」有的道：「這賊道無惡不作，該有此報，只怕不到秋天，就要元壇苦了。」有的道：「他靠著元化真人徒弟，怕還扳不倒他哩！」眾人都道：「說那裡話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！這是因姦殺命的事，既犯到官，還有活命的嗎？」素臣暗想：這賊道也是斬仁黨羽了；此番上岸，雖受船家埋怨，卻為地方除了一害，並為朝廷除害，也未可知，心裡甚是快活。至晚已到南京，盤過儀徵、淮安，抄到萊州，已是二月中旬。一路在日照、膠州，就聞得萊州府南門外張家飯店房屋寬敞，飯食精潔，店家誠實，賓至如歸。因就問到張家，只見門面宏敞，房屋眾多，槽道齊全，店家和氣，暗道：「果然話不虛傳！」店家問素臣姓名，素臣以星家吳鐵口應之。

店家送進一間客房，對面兩鋪，中設桌椅，甚是潔淨。晚飯進來，果然可口。只壁上貼一紅條，寫著「緊防燕飛來」五字，不識其故。

是夜一夜風聲，被內覺冷。次日起來，門外已堆有尺餘厚雪，不勝驚異道：「同一海邊，福州臘月無霜，此地二月中旬，還降此大雪，豈不奇怪？」這雪直落至夜，不能出門尋訪有信，心裡頗悶。到了明日，素臣門首一望，只見風狂雪大，滿街沒一個行人。對面樓簷上，捲起雪簾，斜貼在一堵風火高牆上去，如一座白玉屏風，晶瑩耀目，越看越愛。看了一會，要小解起來，見簷下牆邊，一連放有五七隻尿桶，堆滿白雪，素臣走去撒溺。誰知在這一場溺上撒出事來。素臣氣體充實，陽道魁偉，等閒不得小解，一解須要半時。這一場小解，把一桶白雪消化淨盡，氣衝起來，如煙如霧。卻被雪簾之上樓窗內一個美女看得心滿意足，色動神飛。忙去報告主人。誇揚得天上地下，有一無兩。主人大喜。忙教人過來邀請。素臣已進客房。只見店主領著一個披髮童子，嘻嘻的進房來道：「吳先生恭喜！」素臣道：「我有何喜！」店主道：「這喜大著哩！小兒斜對門，是本府第一個財主鄉宦李十二老爺，性愛結客，揮金如土；若不是英雄豪傑，休想見他的面！今特差他這貼身的哥兒來請，這是先生時運到了，豈非大喜？」素臣笑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只是並無一面，怎好輕造？」店主笑將起來道：「先生，你是行道之人，怎講得這話？難道這宗上門生意，怎還說不好輕造？」素臣無言可答，只得整頓衣巾，隨著童子，走到一所大宅院來。進了牆門，從廊下穿入大廳，只見又是一個披髮童子來接著，說道：「爺吩咐，天氣寒冷，請到暖玉樓去坐哩。」兩個童子在前引導，彎彎曲曲的，走過了十幾重房屋，才到一座朱樓下來。童子揭開門簾，素臣便要人去，那一個忙扯住道：「慢些，要站一會，才好進去。」只見簾裡熱氣，蒸蒸而出，素臣知有地炕，躡足而立。站了一會，童子把素臣領進，到西邊一間樓下坐定。不一時，足上熱起，漸至腰股，須臾，週身滾熱，好生煩躁。先前那童子走來，請上樓相見。素臣隨著上樓。從西邊直繞至東邊，才覺熱勢稍退。跟著童子，跨進側邊兩扇屏門。見那間樓上擺滿妖嬈婦女，忙縮住步。對面錦簾內，早踱出一人，赤面長髯，濃眉大鼻，頭戴忠靖巾，身穿夾緞團龍披風，足登朱履，笑容可掬的道：「先生請了！」素臣只得入去，打一恭道：「小子初到貴處，尚未知尊官位號，不敢冒昧行禮！」那人道：「先生方外之人，何必行禮，竟請坐下。」讓素臣西邊客位，自己對面相陪。那些婦女，有持箏的，有攜簫的，有秉劍的，有擎弓的，有執拂塵的，有捧唾壺的，約有數十人，都是輕羅薄綉，臻臻濟濟的，在那人背後齊齊站立。幾十雙俏眼，睜睜的看著素臣。素臣雖是心胸闊大，不覺面熱耳紅。侍婢們捧上香茶，那人一面吃茶，一面說道：「學生姓李，名又全，曾授錦衣僉事之職，最喜締交名士，結識英雄。因見先生豐度不凡，精神煥發，知非常人；故特請一會，以慰饑渴。」素臣道：「小子吳金，略知星卜，別無所長。」

昨到此即遇大雪，未敢冒昧參謁，反蒙見招，兼賜謬獎，不勝惶恐！」又全道：「先生貴庚？」素臣道：「交新年已二十七歲。」又全道：「正在青年，有幾位妻妾？幾位令郎？」素臣道：「小子窮苦之人，只一個拙荊，一個小犬，那有姬妾？」又全

道：「怪道先生如此壯實！不瞞先生說，學生除正室之外，現有十六個小姬。」指著眾侍女道：「這些歌姬還不在其數，怎樣淘渌得來！」一面說著，一面吩咐擺桌。素臣起身告辭，又全道：「不過便飯，改日還要設席。」

須臾擺上酒來，山珍海味，堆設滿前，執壺執盞的，都是十五六歲女鬟。雄黃杯裡，盛著琥珀光美酒，醇香鬱，迥異尋常。眾歌姬簫管並舉，歌喉嘹亮，一套一套的彈唱著侑觴，不知不覺的吃了許多酒下去。素臣酒量本高，無奈這酒味極香甜，力量甚大，兼有藥物，入腹以後，發作起來，登時大醉。又全連贊好量。吩咐一個少年歌姬道：「杏綃，這是你引進之人。」又指著三個歌姬道：「可同他三人，快些伏侍這先生洗澡。」四個歌姬各放下手中之物，來攙扶素臣。素臣中酒，迷迷糊糊的被四女扶掖下樓，到一個澡室中，納坐在一張躺椅上。除巾的除巾，脫衣的脫衣，去襪的去襪，光剩一條褲子。兩個歌姬把素臣腰胯襯起，兩個歌姬把褲帶解散，將褲子輕輕褪下，爭先來把握素臣陽物，卻再不得舉起來。一個歌姬道：「怎吃了這許多興龍酒，還是軟郎當的，莫非是痿陽的人？」那杏綃道：「我在門樓上玻璃窗眼內，親眼看見是翹然直舉的，怎說是痿陽？快扶他下去洗澡。有這催龍湯一浸，大家再替他擺弄擺弄，包管硬掙起來。」於是四姬都把衣褲脫下來，赤條條的來扛扶素臣下池。素臣被藥酒所迷，昏昏沉沉的，由著這班妖嬈搵弄到了池內。四女輪流，渾身擦洗，遍體摩運，藥氣薰蒸，氣血動盪，那陽物漸漸舉起。杏綃道：「何如？」忙用手去搓挪，把嘴去吮啞，惹得那陽物直挺起來，把杏綃一張小口幾乎脹破，慌得吐放不迭道：「好利害！你們瞧著嗎？須不是我說謊。」眾歌姬都吃一嚇，道：「果是與眾不同。」因大家輪流舔吮，看見丹田之下，皮肉鼓動，齊聲說道：「是時候了。」大家動手，扛扶起來，一面把汗巾揩拭，一面說道：「外邊丫鬟，快請爺出來。」外面答應道：「爺在這裡等著哩！」

於是兩姬搗著胳膊，一姬擁著屁股，杏綃摺住陽物，放在壁板半圓孔之內，幫著那姬把屁股用力推助。那邊又全慌忙把闊嘴緊裹緊住，運氣吸精，管頓開那陽精直冒出來。又全收吸不及，忙把汗巾承受，不肯流撒一點。直吸有頓飯時，方才吸完。又全咂嘴咂舌，連稱爽利，把汗巾上承著的細細咀嚼，嘖嘖贊歎。吩咐杏綃：「這先生真個不比尋常，要百倍小心服侍。另外再煎參湯參粥，不時調養。」杏綃連聲答應。又全又再三叮囑，然後進去。四姬把素臣放轉，躺在躺椅之上，竟如死去一般，只剩一絲游氣。那三個歌姬卻齊聲贊歎道：「這先生真不比尋常，往常虎一般的大漢，吸過精後，眼皮吊起來，鳥珠上插，聲如牛吼，汗如雨淋，毛竅中間俱有氣走出。直到參藥下肚，才拉救得轉來。這先生不過四肢無力，面色還是照常，眼不翻插，氣不走喘，豈非奇人？」杏綃便伏在素臣身上，把兩股夾住陽物，兩手抱住腰胯，胸腹緊貼，嘴對嘴的溫著。三個歌姬把素臣衣服披搭在杏綃身上，各人披著一件小衣道：「怎還不見參藥送來？丫鬟們也該送齊來了。」

正自說著，杏綃房裡丫鬟已將被褥送至，鋪在澡池對面炕上。

只見參藥進來。一個歌姬道：「往常時參藥早下去了，幸這先生壯實，不然豈不壞事？爺還說另外再煎參湯參粥哩，今日派誰承值，怎這樣遲誤？」只聽外邊一人接應道：「是咱遲誤的，你待怎樣！誰乾過這營生來？新興的主意，把丫頭們做的事都差派著咱，咱沒這鼻子出氣，才是遲誤哩！」這邊說話的歌姬，把臉都嚇青了，道：「這是三姨娘，這參藥向來是我們承值的，若知道是三姨娘，還敢磕一個牙兒？求三姨娘詳察。」三姨娘答應道：「誰怪你來？我是怪著那個改腔七顛八倒的主兒。」因著丫鬟送過參藥，說：「怎樣灌法我不知道。」歌姬道：「向來承值參藥的，是都含著參湯一口一口的哺送下去，只是三姨娘怎比得下人？」三姨娘噉了一聲道：「咱的丫頭也乾不的這樣營生，丫鬟，你拿著碗等杏綃哺下去。」那丫鬟取過一粒丹藥，放入素臣口上，拿碗湊在杏綃口邊，慢慢的含送。歌姬道：「爺怎把這等的事勞動起三姨娘來？」三姨娘歎著冷氣，不來答應，眾歌姬便不敢多說。杏綃忙把參湯哺完。三姨娘領著丫鬟進去。

眾歌姬拿火照，看見素臣眼雖閉著，氣已安舒，著胸腹，並沒跳蕩，渾身和暖，與杏綃商議道：「這先生精神力量不比別人，俺們扛扶進去，在你大炕上去睡，不強如擠在小炕上嗎？」杏綃道：「進去是極好的，只怕離開了，他孤陽要走散，不是兒戲的。」眾歌姬道：「別的人要養到三四日才是這樣，還怕走散嗎？這裡到你房中又不多路。」杏綃叫丫鬟掌燈，輕輕爬起，與眾歌姬將素臣抬上火坑，捲入暖被之內。大家穿了衣服，收拾素臣衣褲等物，扛抬進房，關上房門，點起大蠟，一個歌姬脫去衣裙，鑽入被中，緊帖素臣肩背。杏綃也把衣褲脫淨，在素臣胸前睡下，仍是嘴對嘴的溫著。那兩個歌姬，在炕前監著丫鬟粥煮煎湯，與那擁背歌姬輪替。獨有杏綃，更不更換。擁背的歌姬道：「我們今日雖得親近，這先生明日就是醃菜缸裡的石頭了。你看他渾身沒一點疤痕，皮膚比著俺們還細膩，真是一個玉人兒。杏妹，你真好福氣也。」那兩個歌姬道：「是杏妹的時運到了，今日這樣大雪，街上沒人行走，怎偏生走上樓去攬下這個奇人，又討了爺的好，自己又受用不盡。你聽爺那樣贊歎，休說麒麟閣上標名，只這樣活寶，憑你成日夜去弄，就也不輸那上八洞神仙哩！」杏綃道：「這也是前生緣法，這樣大雪路上，通沒人影，誰想撮甚飛頭奴，也不過上樓去看看雪景，可的就撞著了這先生。」

眾姬嘈嘈講說，忽聽叩門；丫鬟開出，即報導：「五姨娘來了！」

灶前兩姬慌忙迎接。五姨娘進房，便坐上炕沿。杏綃合那擁背的歌姬道：「歌姬們守著爺的規矩，把著這先生，不得下來迎接，五姨娘休要見怪。」五姨娘道：「你們的正事，誰來怪你。爺誇得這先生神仙一般，叫我拿參藥來，見見世面，咱且看是怎樣一個神仙。」因揭起被來渾身重視，把陽物起道：「杏綃，你好造化！估量著這雞巴儘夠你受用哩！」說罷，蓋好了被，叫丫鬟拿過參藥，吩咐杏綃：「這是一斤人參，這是四兩瓊玉膏，叫你不時煎湯煮粥，調理這先生。蓮心、桂圓、百合等類，是你房裡有的，總憑著先生所愛，就收拾他吃，不可怠慢。」杏綃連聲答應。五姨娘去不多時，又報十二姨娘來了，歌姬們面面廝覷，道：「這椿事總不是姨娘們管的，怎是這樣？」十二姨娘走進房，隨來丫鬟送上參湯，就吩咐杏綃道：「這是咱煎與爺吃的，爺說吃了這先生的精，還要吃甚人參。叫咱送來給這先生吃。你可快些哺，咱要回頭爺的話哩！」杏綃接過參湯去哺。十二姨娘細看面顏，說：「那裡象吸過精的？好教爺放著心罷。」揭開了被，把陽物估量一回道：「硬掙起來，想比爺的還強。卻怎這樣白淨，玉管也似的，怪不的有那又香又甜的精兒。」一等杏綃哺完，便慌慌的去了。

杏綃道：「這先生的精是怎樣味道？把爺吃昏了，弄這許多姨娘出來。今日一夜，敢情把十五位姨娘都要出來賞鑒這雞巴哩！」眾姬道：「真是怪事！」猜疑一會，參粥煎好，照前哺送。素臣連進參藥，歇息多時，神氣漸復，睜眼看時，杏綃大喜道：「這先生眼都張開了！」哥姬、丫鬟上前爭看。素臣暗想：天下怎有如此怪事？出門時，酒多變血，我說是飲賊人之血，今反被他吸我之精，看來性命必為所傷。記得昨晚醉中，有許多女人同他洗澡，如今這兩個又合抱著我，豈不恥辱？不如早尋一死，以全清白！想到那裡，心痛異常，卻流不出淚來。忽又轉念：這是飛來橫禍，非我自招。我的身命，上關國家治亂，下係祖宗嗣續，老母在堂，幼子在抱；還該忍辱偷生，死中求活，想出方法，跳出火坑，方是正理！招搖過市，大聖人尚且不免於辱；我豈可守溝瀆之小節，而忘忠孝之大經乎？心裡一面打算，嘴裡一面含咽，不知不覺的，吃了一碗下去。杏綃歡喜非常，眾歌姬都向杏綃稱賀。說：「杏妹，看這光景，明日就可顛鸞倒鳳也。」素臣聞言，不勝驚駭，暗付：既要吸精，怎說交媾之事？記得方才接連有女人送參藥出來，因我精好，故格外調養我。難道調養我，精神起來，與他姬妾交媾不成？倘若如此，反不如被他吸死了。正猜想間，忽聽打門聲急，杏綃道：「又不知那位姨娘來看雞巴了？」丫鬟開了門，只見太太房裡幾個得用的養娘、丫鬟，傳著又全的話說：

「吃了這先生的精，精神百倍，放在外邊，恐有疏虞；叫著賞杏綃一百兩銀子，把先生移到裡邊去，交給十五姨娘調養哩。」杏綃忽聞此言，大驚失色道：「從來沒有這例！況且十五姨娘合九姨娘，一般都是爺心坎上的肉，怎捨得丟給別人？誰要賞甚銀子，是奴引進來的，怎交給別人？」那些養娘、丫鬟道：「爺吃了先生的精三四個更次，連戰敗了十四位姨娘，精神愈加壯旺，連九姨娘那員戰將都討了饒，說這先生竟是純陽轉世，故此交給心愛的姨娘；太太也說『十五姨娘是有名分的，恐有不便！』爺說：『只要常得這先生的精吃，就把十六位姨娘都伏侍先生，也不妨事。』還說那向來的舊例則甚！」說罷，一齊上炕，把素臣連被抬著就走。急得杏綃鼻涕眼淚，一齊都出，赤著身子，奔下炕來，要扯奪先生。那三個歌姬一齊攔阻道：「杏妹，你真個不要性命了！爺的性子，是好惹的嗎？」杏綃哭道：「各人的衣食飯碗，生生奪去，我還要這苦命嗎！」猛然的一頭撞去，滿面流血，跌死在地。

正是：

志士成仁甘就死，淫娃貪欲亦輕身。

總評：

素臣天生神力，非尋常拳棒教師本領可比。自初次出門到杭州昭慶，估量鬆庵酒色淘虛，還製得他住，幾乎賣弄本事，如劉大駑箭，輕易發揮，至於招禍生事矣！乃屢處用武之地而終不用。必如開除超凡，旅店中挺鬥僧道，乃台灣山中坐殺山魃，手刃夜叉，然後一試本領。蓋奏對被譴，直聲播天下，偽批緝拿，愈加嚴急；稍露形跡，耳目難瞞，安得不中奸人之計？古今來有本領者，不肯自顯其本領，所以避禍也；不特英雄本色深沉不露而已。故素臣後數次出門，劍鋒藏鏢，並辟和光、拒法雨之神氣詞色亦不輕發，一則閱歷既深，惜身愛名，處處是上關君國下係斯民之念，不得不遠嫌避禍以待將來；一則水夫人之教誡其勿為遊俠之行，致蹈性命之憂，素臣謹記勿忘也。顧斂抑愈深，而遭遇愈奇。托名星相為路人所擲掄，橫被拳腳，又當眾寡不敵、主客異勢之際，奮起神力，一場狠打，此不得謂之孟浪者；然於道士則有必勝之策；一入李又全坑阱，即神力亦無所施。天之所以磨礪素臣者，至矣！

石凳一舞而群道披靡，石台粉碎而眾人廝覷，設非冤魂出世，即道士畏而懾服，素臣能置身事外哉？然馬瘦子、小成哥，因奸致死，冤沉數載，而素臣可發其覆；素臣陷身又全家中，被吸陽精，戲侮調弄無所不至，而度無術以自免。嗚呼！小人之害君子，固百出其計而不足者，危乎不危？

素臣自見偽批之後，改姓改名、改裝改容，自謂蹤跡極秘，無人識破。此次自江西至福建，歷台灣，回福州、出建寧、抵鉛山，溯江而東，凡二千餘里，而始遭道士之打罵；及至南京，由儀徵過淮安，抄到萊州，又是千餘里，而忽有又全之招留。雖賊道奸人殺人，覆盆一揭，罪坐抵償，為斬仁除一黨羽；又全不殺素臣，日後皇甫君東來，一拿便一到，鞫便伏，又除了景王一忠。是兩番被禍，在素臣焉知非福？然其致禍之由，則在扮作星士行頭，否則賊道何至遽爾放肆，店家亦不慙慙勸行矣！可見小人之伺君子，每於所忽，有防不及防者也。詩曰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。」古人所以難之也。

又全惑於韋半仙之言，教之食精，特派心腹家人設店臨歧，遍置尿桶，緊對門樓，以觀此物之大小。素臣之前已不知幾許壯漢，一入其門不復得出。雖以景王勢燄，無敢撻其鋒，而道路口碑自存公道。何以素臣在日照、膠州一帶便知張家店之名，無有道破個中事者？然則五忠之布散黨羽，要結人心，其謀蓋不可測度。非素臣之輕信人言，自投羅網也。

店主見風使帆，看是星士行頭還說先生時運到了，此卻不能批駁、無可懷疑。素臣自揣素無一面，不好輕選，店主便以行道之人激之，此時表臣認是要他算命，所以不疑。迨至肴核紛陳，歌姬侍立，主賓對盞，酒暖春回，即滿心駭詫，而身軟神疲、不能自立，止得任所欲為而已。蓋既入彀中而遽欲出於彀外，急則生變未有不決裂者。非素臣之夢夢也。